

红粉 骷髅记



海青著

生活·讀書·新知 三联书店

红粉 骷髅记



海青著

Simplified Chinese Copyright © 2013 by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作品中文简体版权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所有。
未经许可，不得翻印。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红粉骷髅记 / 海青著.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3.9

ISBN 978-7-108-04561-4

I. ①红… II. ①海… III. ①随笔—作品集—中国—
当代②杂文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142075号

责任编辑 吴 辛

装帧设计 蔡立国

责任印制 郝德华

出版发行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北京市东城区美术馆东街22号 100010)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隆昌伟业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3年9月北京第1版

2013年9月北京第1次印刷

开 本 889毫米×1168毫米 1/32 印张10.875

字 数 239千字 图70幅

印 数 0,001—8,000册

定 价 29.00元

序

人都是怕死的，所以会想象很多藉以不死的方法。

有的想法很诗意很斯文，像灵芝、仙丹、蟠桃、人参果等等有神奇功效的休闲食品，专供已经得道的天仙神佛享用，虽然他们应该已经不需要了。有的想法就很野蛮，像《西游记》中的唐僧，男妖怪要吃他的肉，女妖怪要破他的处，都是为了长生。

唐僧的反应总是毫无悬念，对要吃他肉的，他毫无办法，只能等待救援。对要他三陪的，他倒是可以反抗一下，那就是意志坚定，绝不动心。只是不知唐僧是否想过，若自己稍一软弱，十世修行前功尽弃，唐僧肉及其周边产品的神奇功效都会失灵，他也就不会成为妖怪们的众矢之的了。

那样的话，代价也很惨重。智者都会有此觉悟，女人再美，不过红粉骷髅，绚丽一时，终将枯槁。一朝缠绵，永堕轮回，何如持守戒律，修成正果，永驻高天之上。

当然，这是理论上的推导，没有什么悬念可言。有一天，一位货真价实的白骨夫人幻化人形来戏弄唐僧，他反而屡次三番看不破。然后，接二连三地来了蝎子精、蜘蛛精、耗子精、各种精来戏弄他，他还是看不破。

精精姑娘们有的天真烂漫，有的楚楚可怜，只是必须以色相诱惑，才能触发唐僧的警戒，只要不威胁他的至宝元阳，一个现行活骷髅站在面前，他也看不出来。原来，红粉骷髅观并不能让一个凡人辨明真伪善恶，只是提示了漫长文明史中男人们日积月累的恐惧：怕被美色诱惑，流连温柔乡，坐失前程；更怕被女人欺骗，名誉身家，毁于一旦。古往今来有很多格言警句，告诫人们不要为某个女人耽误了正经事，因为女人最诱人的，无非青春美貌，有效期短，可替代，不保值。

虽然从理论上说，所有人都活在时间的威慑之下，但女人与时间的关系，尤其紧迫纠结。难怪古往今来的女人们，都像那些蝎子精、蜘蛛精、耗子精等各种精一样，拼了性命也要找个唐僧来纠缠，不然，红粉褪尽，只余骷髅，形神俱朽，好不凄惨。于是，男人的有效时间用来建功立业，女人的有效时间用来套牢男人，精精姑娘们终于找到一种叫做爱情的东西可得以不朽，再把自己的全部价值寄托到爱情的结晶上。

如果不想像红粉骷髅一样灰飞烟灭的话，必须及时、适时地让别人对你感兴趣，让你对别人有价值，女人与时间的问题，似乎就这么解决了。只不过，故事降落到人间，开始变得有悬念了，精精姑娘们有的吃到了唐僧肉，有的得到了唐僧的爱，有的仍在无所事事地游荡着，有的已不知到哪里去了。

2003年我写了一篇小文，是关于女人的，那时候没有目的，没有方向，有的只是好奇和困惑。慢慢又写了很多，弹指十年，再看从前的文章，倒有大半是讨论女人在想什么。大概人尚年轻时，容易想到男女之事，男女都一样。写作可以让人更了解自己，也可以把时间填满，还有很多快乐的事可以用来填满时间，让人忘了灰飞烟灭这回事。

渐渐有人带着个倒计时闹钟跑来，严肃地告诫我：你这辈子就要过完啦，快去找你的唐僧吧，赶紧的！大家认为，一个女人最重要的就是拥有自己的唐僧，唐僧会让女人很忙，忙着幸福，没空做别的才对。

人们都是善良的，他们只想提醒你正在做的一切都不算数，怕你在歧途上一路狂奔下去。只是不得不承认，自己就是个胸无大志的趣味主义者，安于在暗无天日的作坊里鼓捣些小玩意儿。

用兴趣打发时间，用遗忘对付恐惧，并不总是有效，所以自己心里动辄升腾起恶意的鬼火。风起于青萍之末。本书这些小文，则起于如此这般欣然、恍然、会心的时刻，或者，那些脸上淡定微笑，心头早是一万匹草泥马横冲直撞的瞬间。

其实，真的做不了什么。也只是记下曾经的忧愁喜乐、荒诞滑稽、虚妄恐怖，花痴的狂喜，遗忘的快意，为此红粉骷髅记。

目
录
Contents

I 序

I 壹 美人计

说你是美人，等你中计，是为美人计。

- 2 岂独伤心是小青？
- 13 “闲人”林黛玉
- 20 剩女的贞操
- 26 子君的魂
- 34 王佳芝的身体与易先生的性感
- 42 从林徽因到芙蓉姐姐
- 49 平生不识白玉堂
- 58 敌人的女人
- 67 情爱迷宫
- 77 难作红楼梦里人

83 贰 光影录

那些忘记的，经常改头换面地回来，有时候需要备忘。

- 84 誓死保卫贞操
88 虚构的纸枷锁
93 “纯”并不好装
98 从撒不出尿的悲哀说起
104 历史紧身衣
110 幽怨与意淫
115 反认他乡是故乡
123 大炮来了，功夫走了
127 消费“革命”
131 无关武侠
136 七种武器
141 “山寨”时代的春晚
144 他人之死
151 谍战剧四题
166 没有“欲望”的都市
175 女人在想什么？
178 活死人之地
185 只说衣服

193	叁 浮世绘
	弱水三千，先别急着饮。
194	生活之暗面
198	猫
208	与沫沫大师合影
211	性成本与性谎言
216	闲话“闲话”
221	肺病狂想
226	美人赠我热玉米
231	两个桃子和一块饼干
238	学者之“强迫症”
241	学者之“闷骚”
246	“散文人生”的悲剧效应
252	逝去的“性感”
255	“怀旧”种种
259	发票传奇
264	慈湖：天鹅与铜像
271	金门：风景与传说
280	“残酷”的高夫曼
288	博伊尔的小孩们

- 293 肆 防腐记
 蓦然回首，你会发现，世界已经腐了。
- 294 Gaydar 进化史
- 301 《赤壁》印象记（上）
- 305 《赤壁》印象记（下）
- 310 观 斗
- 317 基情落尽，百合江湖
- 323 三看李寻欢
- 330 女人与“酷儿”

壹

美人计

说你是美人，等你中计，
是为美人计。

岂独伤心是
小青？

情 不知所起，一往而深，生者可以死，死可以生。然而，爱欲真的发自内心吗，或者只是“欲望介体”暴力介入带来的病态快感？

冷雨幽窗不可听，
挑灯闲看牡丹亭。
人间亦有痴于我，
不独伤心是小青。

如果让说书先生讲冯小青的故事，这首七绝想必该是定场诗了。冯小青是明万历年间一户寻常人家的女儿，既为故事的女主人公，她必美丽而聪慧，幼年时还从一老尼那里得来“早慧，福薄，

毋令识字，可三十年活”的不幸预言。正如所有故事中不幸的预言都会实现一样，小青不但“识字”，而且好读书、工诗文；16岁嫁与杭州冯生作妾，婚后不容于正室，被远置孤山佛舍，两年后即病死。“冷雨幽窗”诗是小青诗作中最脍炙人口的一首，诗中的小青独居佛舍，愁惨欲绝之时，打开《牡丹亭》，感于书中女子的痴情而心有戚戚焉。

学者高彦颐视野中的冯小青，正是这样一个在浪漫作品中寻求心灵安慰的女子，为小青所钟爱的《牡丹亭》，正是当年的流行读物，读者大多是中产之家的少女少妇，于无聊闺中捧读此书，读到凄婉处，常常泪洒鲛绡。

为什么女性如此需要这些风流缱绻的爱情故事？这些故事意味着什么？在它们不停地传递和再生的过程中发生了什么？高彦颐在《闺塾师》中用“情迷”加以概括，并引用夏志清对汤显祖的评论：“情迷的中心宗旨，是假定爱情是作为生活中首要的和必不可少的条件”。《闺塾师》中的女性世界是一个“情”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中，女性是主导者、演绎者，在对情的感悟和传达中，她们乐此不疲，甚至因极度投入奉上了“卿卿性命”。这是一个娴熟从容的性情世界，严格说来，和那个由紧迫的政治话语和凄厉的阶级控诉交煎而成的祥林嫂式的“五四公式”，并无多少关系。

女性对浪漫文学的热爱持续至今，这也解释了为什么一些小说仅仅满足最恶俗的爱情幻想即可畅销，精于此道的作者经常是女性。吉登斯在《亲密关系的变革》中对这种现象做过分析：在消费浪漫小说和爱情故事的狂热中，个体是在幻觉中追逐那些在日常世界中被否定和无法实现的东西，在阅读快感的实现中，发挥作用的正是

在缜密的现代理性压抑下个体的受挫感。由此观之，现代社会中的“情”更像一种以超越面相出现的现实日用品，人们的需求会一直持续，所改变的只是消费品的形式而已，就像美国系列剧《成长的烦恼》中，那位已为人母的女主角会兴奋地坐在电视机前等待某部言情剧，并准备好大盒的纸巾用来擦拭将会掉下来的眼泪。如果直到剧终纸巾仍然没有派上用场，观众定然会大呼上当。对于大多数女性而言，这是一种情感自娱，其最终价值，就是让观众沉浸于即时的情爱幻觉，心满意足地落下眼泪，然后继续她们琐细的日常生活。

从这个意义上看，冯小青的确是“情”的世界中的佼佼者——因情而死只有少数人做得到，这不仅关系到“死”的勇气，还有才气与悟性的先决条件，二者兼备，才得以跨入“情死”之域。然而如果我们追问，在小青的孤寂世界中，“情”如何发生，它具有什么意义上的真实性呢？

法国文论家勒内·基拉尔曾分析一位同冯小青一样爱读浪漫作品的女性——福楼拜笔下的爱玛·包法利。少女时代阅读的浪漫小说使她爱上了传奇式人物，她所崇拜的女性都是“出名的或不幸的妇女”，从那时起，她就已经开始扮演她们，也培养了一种在幻觉中生活的习惯。这种习惯其实也可以说是一种能力，只要在生活中得到一点她需要的暗示，她就能很快进入角色：只和她跳过一次舞的子爵被她和小说中的人物挂上了钩，凡夫俗子仅凭一套骑马装也能让她神魂颠倒；她和迟钝木讷的丈夫调情，幻想在一群乡下亲戚中举行火炬婚礼……痴迷于阅读某类作品的人，心里已经产生了模仿意识，希望自己成为书中的主人公。事实上，每个人在成长和接受教育的过程中，越来越多的外来暗示足以使他丧失感知自我的能力，

也无法产生来自于自我的“欲望”。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一个人先读了大量爱情小说再去追求异性，很难保证他的恋爱行为不是小说情节的再现；因而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流行的恋爱方式，那些颇具共性的海誓山盟所流露的恰恰不是人们的欲望，而是欲望的规驯者。

在《浪漫的谎言与小说的真实》中，基拉尔将人的欲望形式称为“三角欲望”，即欲望的产生除了欲望的主体、客体这两个必要因素之外，还需要一个第三者，基拉尔称之为“欲望介体”。认为欲望产生于主体是一种错觉，一种“浪漫的谎言”；真正使欲望发生作用的是主体对介体的摹仿，正如堂·吉诃德之摹仿阿马迪斯。包法利夫人的世界不一定比堂·吉诃德的世界更加真实，“一旦介体发生影响，主体对现实事物的感觉就丧失了”，因此“介体”才是三角欲望的中心，有了它，即使没有值得爱的客体，爱情也能进行得如火如荼。

欲望的虚幻、自由的虚幻，也就是“情”的虚幻，在福楼拜、普鲁斯特、司汤达最伟大的作品中，爱情和攀附、嫉妒是一回事。其实无须套用基拉尔的理论，在《闺塾师》所描绘的“情迷”世界，也揭示了“摹仿”在女性爱情生活中的重要性，甚至“才女短命”的迷信未尝不是反复心理暗示的现实影响。冯小青毅然决然走向死境则是由于对“介体”——《牡丹亭》的女主人公——的摹仿，临死前延请画师为自己画像，且三易其稿，终于得一形神俱似、风采流动的画像，这一举动更是将摹仿行为推向了极致，甚至有人认为小青也希望同杜丽娘一样死而复生，“从此以后过着幸福生活”的美满结局大概也曾在“冷雨幽窗”的寂寥中反复映现。从这个角度看，“情”的重要性揭示的是现实中的女性对自己生存位置的紧张，婚姻仍被指认为圆满爱情的最终归宿，让无数将自己幻想为美丽多情的

女主人公的女性们永久栖息其中。

小青正是在“情”的对象缺席的情况下走完自己的至情之路的；这个现象曾激发社会学家潘光旦的灵感，潘氏将小青放在了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世界中——小青是个奇特的痴情者，不过她所痴情的对象“不是一个男子，亦不是一个同性的女子，乃是镜匣中的第二个自我”；否则，她怎会“临池自照，絮絮如问答”，见女仆出现，又装作若无其事，然而面色凄然，伤感于一次幽会被外人打断。及其病骨支离之时，却“明妆靓服，拥襖倚坐，未尝蓬垢偃卧也”，对自己的性命都不珍视，却对相貌如此留心，自是因为那镜中人才真是她心之所属。

如果说高彦颐视小青，如观众欣赏高超的演员，那么潘光旦凝视小青的目光，则近乎医生观察病人了；在前者那里，小青之死体现了情迷叙事的必然逻辑，也因此倾倒了千万读者，而对后者而言，小青“为何死得如是之速”却始终是整个故事中最费解、也最意味的谜团。小青之死令人喟叹，因为小青本有两条路可供选择而不至于死：出家人佛或另嫁他人。后者是谋求另一种更有希望的情感归属和幸福可能，前者是通过修行灭绝一切情欲困扰。在女子处于弱势的社会环境中，似乎也只有经此二途可得生存。而小青却将两条生路都轻易放弃，而且这种放弃并非是出于传统和社会习俗的压迫，潘光旦曾反复分析，小青不以改嫁为然，“一决不因名节关系”，“二决不因无可改嫁之人物”，“三决不因无常人眼光中所谓改适之资格”，“四决不因无改适之便利与机会”。其原因，有“命止此矣”的宿命观，更重要的却是“小青自知不能无情欲生活，亦自知不能如常人之善用其情欲或竟如出家人之完全灭情禁欲”，终

于“痛苦濒死”。

何为“善用情欲”？古今中外的历史和传说中都不乏聪明美丽的女人情欲膨胀改变一己甚至一国命运的例子，所谓“男人通过征服世界征服女人，女人通过征服男人征服世界”。到了现代，红颜祸水的例子已经不多，对大多数人来说，“善用情欲”无非经营一场可靠的婚姻，相夫教子、白头到老。而那些对婚姻经营不善的女子，或是识人不明，或是自视太高，或是性情乖戾，总之不能归入“善用情欲”之类。所谓“善用”包含了足够的世俗理性成分，让女人们待价而沽，至少要换来对方同等对待才算不亏。

从潘光旦写作“冯小青考”的初稿到《冯小青》一书的出版，之间经过了七年，也正是“五四”及新文化运动影响正劲，爱的理想勃发、“新女性”观念流行的时代。爱的价值以及选择爱的对象的权力超越了一切古老的女性品德，成了女性存在的第一理由。在“恋爱至上”的狂热年代，冯小青的“医生”潘光旦始终冷眼观“爱”：青年人所热衷的浪漫的恋爱，从生物学角度只是性的结合之前短暂的迷幻体验，性的结合一旦完成，作为生理现象的幻觉也自然消失。婚前对恋人的美好印象，用精神分析派的术语叫做“性的过誉”（sexual over-estimation），只是由幻觉引起的判断失常而已。将这种观点极端化之后，作为新文化运动最辉煌的战果之一的婚姻自由和为人诟病的“旧式婚姻”相比，至少在“择偶”这一点上并不占多少优势，甚至后者反而可以人为地控制和减少恋爱迷幻期所带来的危险后果。况且如果女性比男性更敏感于“情”、也更容易在两性关系中受到伤害，将女性从幽静深闺驱赶到一个情爱追逐的幻觉世界是否明智，性爱的自由对女性而言到底意味着什么？从当年